



第三工作隊

(蘇聯)阿·格利古里斯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蘇聯〕阿·格利古里斯

第三工作隊

勒·勃柳姆菲德俄譯

吳茂之 吳墨蘭中譯



一九五五年 五月 壹日

姆·卡爾平柯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拉脫維亞是蘇聯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之一（加盟時間是在一九四〇年），這本書裏寫的是拉脫維亞實行農業合作化時期的事情。

集體農莊建立以後，不加入集體農莊的富農還想改變方式，繼續僱用貧農的孩子當牧童，加以殘酷的剝削，可是貧農不再上他們的當了。集體農莊莊員的孩子們對於集體農莊的新事物很感興趣，暑假裏，他們在大人循循善誘之下，在農莊中兩個工作隊之外，組織了一個第三工作隊，幫助大人工作，同時在工作中培養起他們愛勞動和集體主義的優良品質。

А. Григулис

ТРЕТЬЯ БРИГАДА

Детгиз 1951

本書的原文是用拉脫維亞文寫的，這譯本根據俄譯文轉譯。

第 三 工 作 隊

阿·格利古里斯著

勒·勃柳姆非德俄譯

吳茂之 吳墨蘭中譯

姆·卡爾平柯繪圖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

上海中西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譯 0148（高）

開本 787×1092 1/28 印張 5 3/14 字數 97,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220

定價(4)0.40元

重 要 人 物 表

第三工作隊的一部分隊員

古斯特 他的正名是阿烏古斯特

尤爾卡

維塔

楊卡

巴依巴

伐耳基斯

羅比斯

柯里雅 綽號叫藍褲子

維克托爾

愛德茹斯

其 他 的 人

列克斯頓 集體農莊主席

彼杰爾 第二工作隊隊長

謝斯基斯 富農

西馬尼斯 管馬場的人

濟娜 會計，維塔的媽媽

卡爾里斯 管馬的人

目 錄

重要人物表

1. 只有古斯特的生活還是老樣子..... 1
2. 古斯特的生活將來是會轉變的，可是“老獾”
將永遠是隻獾.....11
3. 古斯特做奶油.....22
4. 吃點心時的情形.....30
5. 湖邊的星期日會議.....44
6. 新工作和.....“傷心”事.....62
7. 你呀，可愛的夏天！又名彼杰爾門前的騎自行
車的青年.....87
8. 乾草、金色的大麥和第三工作隊的舞會.....101
9. 重要的信128
10. 入學139



1. 只有古斯特的生活還是老樣子

古斯特十分煩惱。他煩惱得幾乎一整夜翻來覆去睡不着。

他彷彿只睡了一會兒，但是一醒過來，便看到粉紅色的朝霞已經照滿屋子。父親和母親大聲談着話走出去。外面的門砰地一聲關上了。院子裏的雄鷄彼季卡不倦地喔喔啼着。

古斯特仰身躺着，睜大眼睛瞧着天花板出神；後來他側轉身，看貼在板壁上的報紙。一個大標題正對着他：“我們要前進。”

但是無論春天可愛的陽光，無論彼季卡熱鬧的啼聲，無論報紙上的標題——都不能減輕古斯特的煩惱。

古斯特一生中，雖然也有過種種的不愉快，但是爲了愁悶和受委屈而心裏感到痛苦——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真可怕：左邊胸膛裏好像突

然長出一塊東西來，愈長愈高，終於直挺挺地頂在喉嚨上。這時候他必須要忍耐。不忍耐——一定會哭出來了。但是古斯特的脾氣是不喜歡哭的。甚至有一次他用斧頭砍乾枝，無意中砍在腳上，把一隻新靴子砍壞了，結果他也沒有哭。而且這還是他真正的第一雙高統靴哩。

古斯特是個男子漢，他不會哭的……

突然，在彼季卡的讚美歌聲的間歇中，古斯特聽到一種聲音——彷彿什麼在“撲咚，撲咚，撲咚”地響。而且這奇怪的“撲咚，撲咚，撲咚”聲愈來愈近了。

不可能有別的解釋：一定是有一個淘氣的孩子沿着那條乾燥的、鋪了多年的小道飛奔，發出這聲音來。

古斯特想也不想，猛地掀開被子，從床上跳了起來，穿上褲子。這時候他搞不清——到底是靴子自己套進腳上去呢，還是自己的腳伸進靴子裏。

他也搞不明白那扇門是推開的，還是向裏拉開的。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誰撞了誰——是尤爾卡撞了他呢，還是他撞了尤爾卡。只有一件事很清楚：兩個淘氣的孩子恰好在門檻上撞了個滿懷。尤爾卡把眼睛睜得圓圓的，喘着氣，好像火車頭一樣。

“懶鬼！”尤爾卡大喊一聲，這就算向朋友請了個早安，便急忙掉轉身，飛也似地跑了。

古斯特一句話也沒說，跟着他飛跑。

他們經過一座小樹林（這小樹林有三十七棵白楊樹和一棵白樺樹，關於這一點，古斯特很清楚），然後又沿着林間的路跑。說得更正確些，這座樹林不在林間，只是順着路的一邊伸展，路的另外一邊，是一片面

積寬廣、順着斜坡一直到湖上的集體農莊田地。這個湖名叫“太陽湖”，差不多有七公里寬。湖岸上東一處西一處、高高低低地出現一些好像帳幕般的樹叢，透過樹幕露出些屋頂來。這些田地和屋子幾乎全是屬於太陽之鄉集體農莊的。

太陽剛從樹林的背後爬上來，正在樹梢上歡欣地跳着晨舞。春天的太陽總是跳着舞升起來的。要是有人不相信，就請試一試在初春的早上，去仔細觀察一下太陽那又明亮又可愛的容貌吧。

在一處很高很高的地方有隻百靈鳥，好像是吊在一根綫上似的，牠唱起歌來了；看樣子，牠想把自己婉轉的歌聲填滿太陽湖的深谷哩。

但是在這個早晨，兩個男孩子都沒有注意到湖，沒有注意到太陽，也沒有注意到百靈鳥。他們只是拚命奔跑。

“尤爾卡，古斯特上氣不接下氣，好不容易才喘過氣來說，“我們穿過麥田，趕快跑到大路上去吧……”

尤爾卡突然停了下來，古斯特來不及停步，猛地撞在他身上。

尤爾卡顯然有點惶惑不安。

“好……但是……有人在那邊的一棵彎曲的白樺樹旁邊……等我們……”

“還有誰等我們？我只跟你約好的呀。”

“是呀，就是……維塔……”

“哪兒來的什麼維塔？”古斯特陰沉沉地瞧了瞧他的朋友。

“嗯，是個小姑娘……是我們新來的會計員的女兒……”

“什麼？你怎麼把一個小姑娘也拉來參加這件事？”

“不錯……可是要知道，她的父親……”尤爾卡很抱歉地辯說，

“是個英雄……近衛軍……他英勇作戰……在伊耳緬湖附近犧牲了。”

古斯特沉思了一會兒，說：

“好吧，要是這樣……”他沒說完，就向前跑了。

這回他跑在尤爾卡前頭。

古斯特很熟悉這條路。他以爲全世界只有一棵“彎曲的白樺樹”。不錯，還有一棵“彎曲的松樹”哩，關於這棵松樹，等以後單獨談吧……瞧，在那兒樹林的邊上，遠遠已經看得見一個淡黃頭髮的小姑娘坐在樹梢上了。

二

凡是像維塔這樣年紀的小姑娘，古斯特總是親密而簡單地稱她“小魚”的。她那紅潤的小圓臉兒上，一雙圓眼睛亮晶晶的，好像兩枚嶄新的銀幣。並且，這兩隻眼睛跟小姑娘正在很均勻地分成四束的雪花〔註〕，完全一樣的皎潔。樹樁旁邊放着一束紫色的野丁香花，和一楞開着一串串鮮豔花穗的榛樹枝。

“特臘倆——倆，特臘倆——倆……”小姑娘一邊忙着挑選花朵，一邊低聲地哼着。

她的工作給加重的腳步聲打斷了。維塔帶着好奇的目光瞧了瞧兩個男孩子。

“維塔，這個就是古斯特……把花收拾好，到大路上去吧！”

“你早，古斯特，”維塔很有禮貌地說，於是很快地把花收在大衣下面的圍裙裏。

~~~~~  
〔註〕 雪花是一種球莖植物，開白色的下垂花。

古斯特含糊地回答了一聲，大概也是說“你早”的意思吧。

這回向前跑的速度，不得不稍微緩慢些了：因為維塔的腿比他們短得多，跑起路來遠不及他們那麼快。要是在別的情況下，古斯特一定會十分生氣，可是這回因為跑得太快了，連他自己也好不容易才喘上氣來。

尤爾卡走到大路上，細心觀察路上的痕跡：

“謝謝老天爺，沒有遲到！嘿，這些懶傢伙！好像是約得明明白白的——太陽出來之前就要到路上來的呀。”

最後一句話，分明是對付古斯特的。

“真正的集體農莊莊員，不該老天爺不老天爺的，”古斯特一面仔細觀察大路上的痕跡，一面頂了他一句。“大車的痕跡……”

“瞧，這兒有自行車跑過啦！”維塔看到大路邊上有自行車的車輪印子，就大聲嚷了起來。

三個探尋痕跡的人朝路上望了望——連個人影兒也沒有，於是立刻放下心來，不慌不忙地繼續向前走去。

奧爾烏彼河橋上的白欄杆已經在遠處出現了。奧爾烏彼河——太陽之鄉集體農莊的邊界——就是我們這幾個旅行者的目的地。

這是怎麼回事？橋上已經有個小伙子，帽子拉到眼睛上，手支着欄杆站着哩。旅行家們顯著地減慢了步子，維塔根本就停了下來：

“唉呀，那邊有人等着啦！……我……”

下面一個“怕”字幸好沒說出聲。古斯特和尤爾卡終於也停住了。

“這是楊卡呀！”古斯特懊惱地叫了起來。

“的確，是楊卡！他打哪兒聽來的消息？”尤爾卡摸不清頭腦。

### 三

三個人一同向前走。楊卡一見到孩子們，起先很神氣地坐在欄杆上，後來終於跳了下來。這是一個長得特別高的男孩子：他的個子要尤爾卡騎在古斯特的肩膀上才够得上。

“還是一個代表團呢？”楊卡嘲弄地把字眼拉長了問。“還有個拿着花的小姐哩！”

“我們跑來，老實說……是爲了要拿河水洗洗眼睛。據說，這樣一直到老還能看得很清楚……”尤爾卡也同樣故意把話拉長了說。

“啊？當然，你的‘老年’也離不遠啦……”

孩子們沉着氣，互相問過好，但是很明顯，連楊卡在內，誰也不想鬥氣。只是楊卡始終不肯失去自己的威風，他輕蔑地斜過眼睛望了望維塔，越發冷淡地問道：

“兩條小辮子算什麼？”

起先，維塔真想鑽入地底下去，但是她馬上抑制住自己，很平靜地走到楊卡面前，向他伸出手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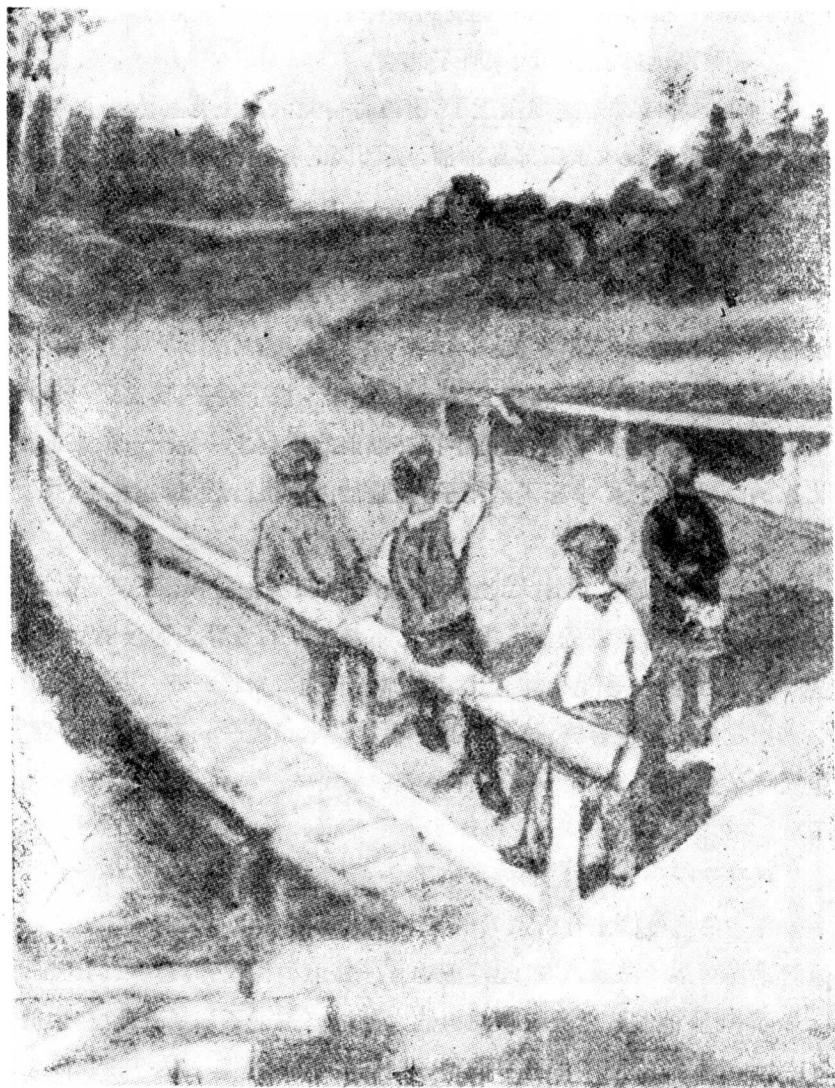
“我叫維塔。我的媽媽是集體農莊的會計員。我們從里加〔註〕來了不久。我們交個朋友吧。”

“兩條小辮子”的大無畏精神把楊卡的威風壓倒了；他不好意思地向她伸出一隻粗大的手。

尤爾卡勝利地瞧了瞧古斯特。

突然遠遠地傳來了一片隆隆聲，把侷促不安的楊卡打救了。

〔註〕 里加是蘇聯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



“來啦！”楊卡大叫一聲，就跳到欄杆上。

“來啦！來啦！來啦！”大家叫了起來。

馬達的隆隆聲迅速地接近了。已經看得見大路上有些黑點子，黑點愈變愈大，終於變成了四部烏油油、亮閃閃的拖拉機，後面揚起了密雲一般的白濛濛的塵土。

“來啦！我們的拖拉機來啦！”孩子們放開喉嚨大喊。

拖拉機朝小橋駛過來。每部拖拉機拖着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大犁，犁頭朝上，給太陽照得閃閃發亮。

維塔把花高高地舉在頭上。楊卡和尤爾卡摘下帽子，興高采烈地揮舞着。古斯特也去摘帽子，但是手指在額前的髮髮上一掠——原來他跑出來的時候，在匆忙中忘了戴帽子。但是他仍然很自然：舉起雙手，拼命地大聲呼喊：“烏啦！”

自有地球以來，這片大地上還是第一次出現拖拉機，正因為如此，他們這四個集體農莊的孩子才在自己集體農莊的邊界上迎接這些拖拉機呀！難道這些孩子生平能有比這更加高興的事情嗎？……

拖拉機隆隆地響着。孩子們高呼着：“烏啦！”這一切都好像很平常，但同時又是那麼美妙！只有一件事美中不足——拖拉機能停下來就好了。

可是瞧呀！——拖拉機停下來了。

每一部拖拉機上有兩個人——一個拖拉機手和一個掛車管理員。他們穿着滿是油跡的工衣；連臉上也有一條條的黑紋和機器油的斑點。

可不是，他們真光榮呀！司機們大聲地向孩子不知喊着什麼，由於馬達的喧鬧，簡直連話也聽不清楚。他們笑了起來，潔白的牙齒給陽光

照得閃閃發亮。

這時候，從第一部拖拉機上跳下來一個司機，維塔非常激動地向他跑過去。司機彎下身子，小姑娘湊近他的耳邊大聲說：

“在我們集體農莊的邊界上向司機英雄致敬！”接着遞給他一束雪花、一束紫丁香花和一桮榛樹枝。

其餘三個司機也走了過來。機上只留下掛車管理員——要知道，馬達開動的時候，如果沒有人看管，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故呢。司機們每人拿到一束雪花，說了聲：“謝謝！”便笑瞇瞇地把花插在帽子上。

一切都很順利。

不一會兒事情變得更美妙了：司機把孩子們分開，每部拖拉機帶一個。他們開進集體農莊管理處的院子時，第一部拖拉機上是耳朵紅到耳根、心情愉快、滿面光彩的維塔；中間兩部是尤爾卡和古斯特，他們臉上異常嚴肅；楊卡在最後的一部拖拉機上。

一羣人在院子裏迎接他們。集體農莊主席列克斯頓和第二工作隊隊長彼杰爾也在場。彼杰爾是謝姆札爾老大娘的小兒子，去年她的大兒子死了之後，全家從里加搬到鄉下來了。據說，彼杰爾好像是肺部虛弱，要不然就是有別的什麼病，但是這很快就成了一句廢話了。

一羣人把司機包圍起來，沒有人注意那些孩子，好像他們根本不在場似的。

可是彼杰爾大踏步走到前頭一部拖拉機跟前，毫不費力地用一隻手抱起維塔，小心謹慎地把她放到地上，然後握住她的一隻小手，很莊重地說：

“我代表太陽之鄉集體農莊，感謝你去歡迎拖拉機手。”

他十分親切地瞧着小姑娘，使維塔馬上感覺到，第二工作隊隊長從今以後就是她的朋友了。

後來他同樣莊重而誠懇地感謝了尤爾卡、古斯特和楊卡。

這時候有個年輕漂亮的女人走出台階來，維塔伸開兩臂奔到她跟前：

“媽媽，親愛的媽媽，我們歡迎過啦！我們歡迎過拖拉機手啦！”

這一切情景使古斯特驚訝得只是站在那裏，一聲不響地看着。這時候突然有人把他的手拉了一下：原來是尤爾卡站在他身邊。

“古斯特，古斯特，生活開始啦！我的拖拉機手說：這些拖拉機是打普拉卡那村的拖拉機站來的，那裏有許多許多的拖拉機。這些拖拉機將來在我們的集體農莊裏工作：耕地啊，播種啊，收穫啊——什麼都能做……今天準備開始耕地了。司機答應帶我坐在拖拉機上哩！”

“開始耕地……”古斯特重複說了聲，同時想起了自己的痛苦。那塊討厭的東西又頂上喉嚨來了，而且來得這麼急，使古斯特來不及把它嚥下去。

古斯特連忙扭轉身（爲什麼要讓尤爾卡看見他的眼淚呢！），透過眼淚，他忽然很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母親。她沿着邊界直朝集體農莊管理處走來。她手裏拿着一件不知什麼黑色的東西——很可能是古斯特忘了的帽子吧。古斯特突然朝尤爾卡掉過身來，痛苦地說：

“要是你願意，你就去耕地吧！可是我怎麼樣呢？今年夏天我又要去當牧童啦……”

“當牧童？給誰當牧童？”

“母親已經跟‘老獾’說好了……你們一塊兒去耕地……那就是

了……可是我的生活還是老樣子！”

“什麼?!”尤爾卡的眼睛睜得圓圓的，很像兩個小燈泡。“能強迫集體農莊莊員到‘老獾’那兒去做工嗎?……應該去找民警呀!”

但是古斯特沒有去找民警。他一聲不響地掉轉身，慢慢地向他母親那邊走去。

## 2. 古斯特的生活將來是會轉變的， 可是“老獾”將永遠是隻獾

---

母親在前面走，古斯特離開五步跟着她。他們默默地走着。路很遠，於是古斯特有了充分的時間，可以想想自己的生活。

古斯特很知道自己家庭的歷史。父親和母親從小就當有錢人家的僱農。他們結婚後買過一條牛，不過他們仍舊當僱農。一九四〇年，當老百姓把剝削勞動者的資本家趕走，拉脫維亞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的時候，古斯特的父母親就不再在富農的地裏做苦工了。

父親分得了土地，這土地是從富翁列雅薩烏斯的一大塊荒地裏劃出來的。這塊小土地跟“林中熊”小田莊的土地接界，“林中熊”小田莊是屬於一個以吝嗇聞名的本地裁縫的。

恰巧那時候，“林中熊”的主人孤零零地住在自己的茅屋裏，突然死了。

想借用吝嗇裁縫的那間舊屋子的人並不多，於是古斯特的父親要

求把裁縫的一小部分土地，連地上的空屋子、牲畜欄和一個可以作為儲藏室用的地窖劃出來增加給他。

在這種情況下，古斯特一家既得到了土地，又有了一間屬於自己的住屋了。

但是又怎麼知道這不是“因福得禍”呢？拉脫維亞農民彼此稱呼時，習慣上是不用姓名，而用他們田莊的名字的。因此大家很快就叫古斯特的父親做“林中熊”，當古斯特長大了，已經會聽使喚，母親有時叫他到這家鄰居跑跑，有時叫他到那家鄰居跑跑的時候，大家也叫他做“林中熊古斯特”了。古斯特真正的名字是阿烏古斯特，爲了簡便，大家叫他古斯特。

但是不能說古斯特的父親做了“新主人”，生活就過得很美滿。土地很瘠薄，馬兒因爲年老，幾乎走不動了，母牛不知爲了什麼，常常擠不出牛奶來，母親經常叫着心窩兒痛。父親也說，他好像赤着膊躺在刺蘆上那樣掙扎……當德國人佔領這裏的幾個黑暗年頭裏，他們的土地被沒收了，還把他們從屋子裏攆了出來。一直等到英勇的蘇聯軍隊解放了拉脫維亞之後，古斯特的家才回到自己的“林中熊”田莊……一切又得從頭做起了。

在這些情況下，古斯特的父親迫不得已，等到古斯特稍微大一點以後，只好送他去當牧童了。

“孩子，你應該自己做工掙錢，給自己買書、買鞋子了。現在不比以前，不進學校不行啦。”

於是，古斯特八歲起就到有錢人家當牧童。雖然每年換一個主人，但是主人的脾氣全是一樣的：爲了一點小事情，就會把牧童狠狠地抽一